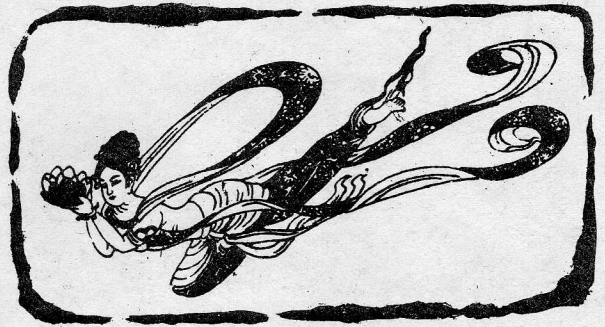


聽戲有感

侯 榕 生



在北平，您常聽人家說：「您今兒個聽戲去？某老板的戲不錯，唱兩句真有味兒。」於是在戲園子裡，準看的見閉目合睛的老先生們，右手舉着茶碗，左手在椅子邊上拍着板，聽到腔調動人的地方，搖頭幌腦一番，樂在其中也。絕不會顧及板棧太硬，賣瓜子的太吵人，動手巾把的有掉在石頭上的危險，更不會顧及全上角兒扮像太醜形頭太壞，只要是唱的好就行啦。因為人家是聽戲嘛。

本人對聽戲一道是晚生後輩，那些老角兒們，只見其照片，沒見其台上的演分可多了去啦。不過，總覺着那個扮像實在吓死人，不順眼，至於戲園子呢？最古式的也沒見過，就看見過廣和樓的戲台，一邊一個大紅柱子，起碼在擋着觀眾

視線來講，就夠整扭的，跟新蓋的舞台來比較是太差了。所以，我常這麼想；把死去的名角兒起

於地下，按老路的扮像在老式的台上演出，管保觀眾雖有思古之悠情，也不會不起堂的，於是，我得個結論；這就是平劇這玩意是聽與看並重的藝術。既然提到看，應當看個美，看個舒服。因此，舞台的設計，行頭的美觀，演出者的扮像都是不可缺的條件了。

比喻說，以戲院的地方，配上賣零碎綢子的底包，龍套，再來一份其舊破無比的守舊，就是把梅蘭芳請來唱天女散花，管保不美，而落入可笑

觀衆的眼睛是亮的；以××來比××，上演同樣的戲目，是不是情況不同了？

唱工是要緊的，而陪襯更是要緊，假語說：「好花得綠葉扶持。」平劇這朵燦爛的花朵，更需要葱綠的葉子來陪襯的。

× × ×

近來我看戲，偏重於做工戲，也許年齡的關係，還未能領略閉目拍板樂在其中的境界；有人說：「你喜歡看做工戲，那麼一定是武戲囉，大概你要在鑼鼓聲中尋覓失去的生之樂趣吧。」其實不是的；我只是尋覓那美的姿勢，與動的意境。

平劇的戲文，多是敘述一個故事內容不外是表彰忠義，孝悌，以及一些可歌可泣的故事。故事是有個高潮的，與人之一生命運都有個登峯之時是一樣的道理，因此，戲劇的演出，用不着把整個故事都演出了，亦取其最精彩的一節也就夠了。於是，經常演出的春秋配宙宙鋒，都是減頭去尾。得意緣去其比武招親之頭，下山規法場之尾。單演教壇下山的中間，因為這段最精彩。前幾天聽生死恨，就感覺到太繁瑣，休息時間聽見陳鴻年兄，談起了我的看法，他也表示同意，並說：「人家都說法門中的一刀連傷二命，究竟是怎麼回事，應當演出來呀，可是真演出來，這份繁瑣沒意思，就別提了。」說真的，生死恨精彩的地方只有兩節，一是搶生死恨，一是掃雪打碗，等到了上包公再還陽一番，頗有神鬼味道與人生的真實性相差太遠了。不過，怎樣不繁瑣的演出全節故事，我可就不知道了。

提到戲文的高潮，我還喜歡一齣戲，這就是天雷報中的「望子」一場，舞台上空的，只有兩個極貧苦的老人，在大道上盼子歸來，這時，我常想到日暮西風，夕陽古道的二老，對蒼茫的遠景盼子歸來的心情，以及遲暮者的淒涼，而難過起來。說句笑話，這真是「聽評書落淚，替古人擔憂啊。」

看戲是我唯一的嗜好了，但是欲不能不說是聽戲，因為這是通用名詞。偶感只是片段的，不連貫的，僅擇無數偶感中的幾節，望方家勿笑我。